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平凡人生

小店大师傅

○童为凯

有一片小店,在我住的小区隔壁,名曰“运河五金店”。店主平常相貌,中等身材,他修电器,边卖五金电器。

我与店主素不相识。前年快到春节,儿子买了大屏液晶电视,淘汰下来的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平板大电视。我和老伴是从缺吃少穿的苦日子熬过来的,向来主张物尽其用。于是就和儿子将平板大电视搬到我们住处,换下我们看的小平板电视。哪知一折腾,电视机放不出图像了。我心有不甘,借来双轮车,将电视机拖到街上修,经过“运河五金店”时,见店小倒闭,就拖到南边气派一些的电器维修部,请师傅诊断。他说先放他店里,等检查看看再说。第二天买菜路过问,他说屏幕坏了,要换一个屏,五百元。我问这电视值多少钱。他认为我要将机子当废旧卖给他,说最多五十元。我立马回家拿车来拖电视机,又路过“运河五金店”,瞥见大师傅正埋头为一老人修电视机,里边坐着两三个老人,抽烟聊天。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叫他一声大师傅,请他诊断一下,他说插线板有问题。我立马拔了插线

板,扔到垃圾桶。第二天路过“运河五金店”,说明情况,准备向他买个新的。大师傅说插线板很可能弄上水了,你放到外面晒晒,再试一下,暂时不用买。我按他说的办,果然不跳闸了。一次,老伴说电饭煲不加热了,我立马拎到大师傅店里,他检查后说,你提回去,用东西将那“铁饼子”上下的杂物清清就没事了。我不大相信,还想问他什么,他似乎有些不耐烦,抑或是手头活太多,忙得很,丢给我一句:“我不是说了嘛!”回家告诉老伴,老伴按大师傅“说”的做,果然又能煮饭了。

前不久,冰箱里结冰厉害,抽屉冻得拉不出来,保鲜柜后壁结上厚厚的霜。老伴想用菜刀铲,又怕伤了冰箱。我去请教大师傅,他说,将电源拔了,烧一盆开水,放到冰箱里,关上门,过一会儿,冰就掉下来了。按大师傅方法操作,果然灵验。但清理后插上电源,冰箱“精神”大振,连续两天工作不停。害怕耗电厉害,累坏了冰箱,我老伴又去向大师傅请教。他说将温控器调到“2”看看。调了以后,还是不停工作。我

怀疑温控器坏了,又去找大师傅,想请他上门修一下。他说,温控器用久了,可能不准了,你调到“1”试一下,也许能逐渐恢复正常,能用就用。如果再不行,就要换温控器,上门费加零件费,共计一百元。回来调到“1”,观察几天,逐步“康复”。老伴不过意,她说邻居洗衣机关上以后打不开,请人上门开一下,花掉两百元。于是,她到街上买了十个大个头的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让我送给大师傅。周日下午三点多,我外出散步,顺便拎着苹果来到小店,大师傅好像喝了点小酒,脸红红的,正忙着捣鼓一台电视机。我说明来意,他不肯收。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又不是领导,我又不是行贿。你为我省省钱,让我表达点心意不行吗?”来店里修东西的两个老人,听到我简单说明后,劝大师傅领情,他才勉强收下我的一点点心意。

开爿小店,为了养家糊口,当然算不上高大上,但大师傅经营的不只是五金电器,而是做人的良心。

心香一瓣

冬脆

○邹娟娟

冬日的阳光看似无声,实则风风火火,混合冰清玉洁,别有韵味。大街小巷,如同即将打开的书页,满揣好奇和期待。人流如潮,汇聚,又散开。往日酸甜苦辣的小食,加一点薄脆,加一点点酥香,在团团白气中品尝,味蕾分外敏锐,交替传来种种滋味,像困境踌躇的旅人,发现一片崭新的云水洞天。四季的尾巴,不能沉闷,不能低调,需要声嘶力竭。

且看,孩童手中的糖葫芦,晶莹糖稀包红果,握着竹签大口咬,嘎嘣,裂开的是糖,酸酸甜甜的滋味绕满舌尖。一到冬季,美食街真成了广场。物美价廉的当地小食,引得顾客盈门。

冬日寂静,土地无声,当新鲜蔬菜乍一脱离泥土,就能听到声声脆响。那水灵灵的萝卜,在唇齿间游离,汁水凉沁,鼻腔、咽喉、心肺无一处不舒坦。它不似荸荠、莲藕甘甜,用一股脑的甜辣取代,真过瘾。如果是雪后的萝卜,准冻出漂亮的结晶,硬邦邦的质感,在刨刀下“唰唰”流泻雪白的银条,不多时,银条软化,像棉絮,又像雪片。

冬天怎可少了雪呢?纷纷扬扬后,覆了厚厚一层,哪里都是粉妆玉砌的。孩童们走在雪地里,脚底咯吱咯吱,连走带跑,在风中欢快地笑,如敲击的银铃。偌大的白,声响做底色,很快开辟出漂亮的“花”路来。如果走在树林间,那些枝条时不时抖动,团团白雪落在地上,发出闷响。承受不住压力的枝条会冷不丁坠下,像惊慌的白鸽,扑棱棱地逃进草丛中。

冬日火塘,风光无限。每一寸,都是干的、脆的、热的,炸裂的肆意场面,由火塘演绎,不吝啬,不夸张。软草可以轰轰烈烈,猛虎下山般一通扫射。硬草,如棉花秆、芦竹竿之类,噼里啪啦,在灶膛中“劈波斩浪”。还有玉米棒、木头块,抓一大捧,绵绵不绝的火焰上徐徐冒出慢悠悠的火星。逢到雨天,晾不干的衣物,拿到火塘边,悠悠地荡来晃去,那湿热的布面便冒出大片飘逸的水汽。或者,丢把花生、蚕豆,任它们在火堆中蹦跳,香气随之漫出。

冬日最热烈的脆响是鞭炮。山谷寂寥,平原安宁,点上鞭炮,足以奏出荡气回肠的旋律。一声应一声,滚滚而来,烘托出铺天盖地的气势。“爆竹声中一岁除”,年末接年头,只有鞭炮配得上这样的延续。华丽、喧嚣,是天地间的狂欢!

抛开霜雪浓雾,冬日有晴云如丝,暖阳绵绵,还有干燥轰烈的脆响,有奋力闯荡的热乎劲,让人不禁生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欢欣。



越冬“精灵”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人间亲情

陪母亲聊天

○蔡小平

当值班护士为母亲拔去输液的吊针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用棉签按压着母亲手背上的针眼,我问母亲想不想吃点什么?母亲说一天盐水挂下来,身上硬邦邦的,胸口也满满当当的,没有胃口,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因为输了营养液,母亲说话时有力了许多,喘出的气息也比白天平稳了不少。和母亲同一天入院的邻床大妈,午后输完液就为她办了出院手续,今晚的病房里就母亲和我两人。

示意我在她的床坐下后,母亲问我:闺女,你困吗?我说不困。迟疑了片刻,母亲又说:那我们娘儿俩说说话吧。她说有件事自己考虑很久了,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托给我去办比较合适。我让母亲放心,无论交给我什么事情,我都会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办好。母亲说事情交给你去办我咋会不放心呢,自己养的闺女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能不知道吗?

沉默片刻后,母亲说她有点儿私房钱,是四张存单,每张存单都是三万元,共计十二万元。母亲告诉我,四张存单的密码分别是我们姐四人的生日。这些钱有一部分是她的工资,另一部分是我们姐四人和两个外孙女自己能不知道吗?

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她也用不了多少,就聚起来存在银行里了。

母亲还提起她的工资卡,说从去年生病到现在这一年多,卡里的钱一次也没有取过,应该有两万多块了。母亲做过大队长兼妇女主任,是离任村干部三大员之一。

回忆起年轻时,母亲的眼里多了些光芒,母亲二十三岁从王老庄嫁到蔡家窑,二十四岁做了八顷大队妇女主任,二十五岁入党。母亲入党那年,做了黄东大队的大队长兼妇女主任。母亲说这一做就是十几年。

说起做大队干部时,母亲的脸上溢出了久违的笑容。她说那时候的自己年轻啊,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母亲做大队干部时,几乎每年都会从公社领回先进个人、优秀干部以及三八红旗手等奖状;跟着炎炎同时领回来的毛巾、肥皂、瓷缸、草帽等奖品,常被母亲拿去送给社员。

把思绪从如烟的往事中收回来,母亲说自己的生活得坦坦荡荡,做人光明磊落,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年轻时努力工作,吃了不少苦,晚年也享受了自己创造出来的幸福生活。说起我们姐四人,母亲似乎已经

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病痛,当她说自己生养的四个儿女个个都是来报恩的时候,我的泪水止不住在眼里打转……

母亲说等她百年之后,把她那点儿私房钱给我们姐四人平分,也算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点心意。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平静,而我听了胸口瞬间便疼了起来,眼里的泪水再次溢出眼眶,怕被母亲发现,我低下头不住地抚摸母亲刚刚拔掉针头的手背。

因为太瘦弱,母亲操劳一生的那双手已经变得很薄,五个手指变得修长,中指上那枚小弟为她买的金戒都大了一圈。

勤劳一生的母亲,即使缠身的病痛把她折磨得骨瘦如柴,她劳作了80余年的那双手依然比我的手大了许多。

把母亲的右手握在我的手中,轻轻抚摸,母亲的手凉凉的,手指绵柔细软,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抚摸着母亲手背上因输液留下的淤青,我的心中满是痛楚和无奈,泪水不禁再次夺眶而出。

沉浸在回忆中的母亲,目光似乎有些涣散,趁她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泪眼,我转过头,迅速用衣袖抹去溢出眼角的泪水。

生活素描

一座励志碑

○张桂柏

盐城市步凤中学,以革命烈士程步凤之名而传称。她是我母校。

七月中旬,校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步凤中学拟在校区南正门立一座励志碑。

他与我商榷,以七个字作碑名:“为幸福人生奠基”。我乐开了,他也乐开了。是的,我俩共同认可其中两重含义:一是先烈们、前辈们已然如此,当代人、未来者亦须如此。二是学校、老师、同学都有为幸福人生而奋斗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

碑名既定。接着讨论采用什么材质。逐一否定了钢材、塑材、木材等选项,确定石材为上。校长三番五次与石材供应商洽谈。有一天他告诉我,需出资数万元人民币方可购得。

我早已晓得,步凤中学这几年投资很多,建成了一座现代校区,从四五十年前两个土操场、六七排砖木平房,发展到现在拥有名为“求真楼”的教学楼、“汇智楼”的学术报告厅、“润心楼”的图书馆、“行健楼”的体育馆等。看到母校焕然一新,我想,作为毕业学子,都会开心、自豪。而且,一定觉得有义务、有责任为母校多尽一份心、再献一些力。

于是,我与曾经担任公职的两位同学联系,提出能否由我们毕业校友资助立碑而省下母校一笔开支以用于其他方面。建议立即得到响应,他俩又马不停蹄地征求其他同学的意见。同学们心想一处,愿意倾囊相助。

至此,立碑可待。校长又和我探讨碑

名由谁书、碑文如何写。

由于我俩有着充分共识,再行商量后,我便拜请曾经的同事、习练“二王”字帖、业已退休的原武警陕西总队司令员、现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王春新书写碑文。老伙计一口应允,无偿献墨。在他家中,我当面观其铺纸挥毫,并在第一时间,将所书寄往母校。目击题字者,皆道一个“好”!

碑文,则出自我或者说是夫妇俩的拙笔。我爱人曾在中学当老师,对于办教育人颇有体会和感情,对我协助母校筹立励志碑多予赞赏和支持。幸有她帮助字斟句酌,我如意捧出碑文——

吾校秉持为幸福人生奠基之旨,努力而育有所成。铭记先烈,办学为民;薪火

往事如烟

红旗桥

○丁青柏

就这样,红旗桥成了一座平桥,也成了一座记忆中的桥。多少年后的夜晚,当我再次来到这里,只见一片灯火辉煌,人流如潮,乳白色的栏杆像一个个哨兵一样守候着。来往的人谈笑风生,自由自在地穿梭在人行道;路中央,隔离带一言不语,庄严地敦促着来来往往的一切。一辆汽车飞速而过,身后留下一片流光溢彩,一个小孩兴奋地叫了起来:“爷爷,你看,桥——好美呀!”

是啊!这里一切变得更美了,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红旗桥终究还是不能忘记。

富丽堂皇的外表,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连陪我走过的路也屈指可数,然而,我就是爱它。我爱它,不仅是因为它有过的沧桑与滋养,更是因为它停留在心里难以忘却的记忆。

35年前,那一年我刚12岁,第一次走出农村那一旮旯。清晨的红旗桥显得格外沉静,偶尔一声车铃声从远方传来,煞是清脆。红旗桥是一座拱桥,开阔的桥面被水泥平铺着,连绵不绝地伸向远方。朝霞刚刚显现,一片片烙红了天边,火红的太阳极力高升,顿时给云层镀上了金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大丰这个小县城,也是第一次听说红旗桥。从此,它的名字就时常徘徊在脑中,对它也就多了几分亲近。

不用说,后来进城第一次安家,也就安在了红旗桥边,在那个直线距离不足50米的破旧小楼里,我一住就是四年。

几声爆破声响掀开了晨起的序幕,尘土不断飞扬,机器肆意撕咬着本就沧桑的桥面,试图把一切吞噬。工人们不断忙碌着,随着起重机的呐喊,将一块块桥面放在桥墩之上。不远处,拖拉机轰轰作响,随着一缕缕浓烟升起,原本凸出的弧形桥面渐渐坍塌,然后哗啦啦地掉进水里,溅起数丈高的水柱。另一侧,几个赤膊的人扛起一根硕大的钢筋,履带坚实地从忙碌的人群中走过,随着不断晃动的身体发出坚定的号子声:“嘿哈,嘿哈哦,嘿哈哦,嘿哈哦……”

就这样,红旗桥成了一座平桥,也成了一座记忆中的桥。多少年后的夜晚,当我再次来到这里,只见一片灯火辉煌,人流如潮,乳白色的栏杆像一个个哨兵一样守候着。来往的人谈笑风生,自由自在地穿梭在人行道;路中央,隔离带一言不语,庄严地敦促着来来往往的一切。一辆汽车飞速而过,身后留下一片流光溢彩,一个小孩兴奋地叫了起来:“爷爷,你看,桥——好美呀!”

是啊!这里一切变得更美了,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红旗桥终究还是不能忘记。

漫画



“码上”严监管 新华社发